

◆ 以正史为经

◆ 务求确凿

◆ 以轶闻为纬

◆ 不尚虚诬

元史演义

蔡东藩◎著



内蒙古人民出版社

元史演义





◆ 以正史为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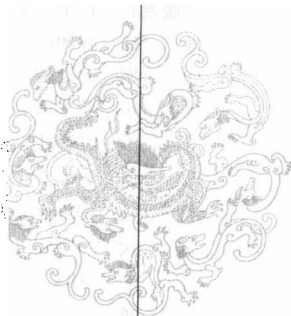
◆ 务求确凿

◆ 以轶闻为纬

◆ 不尚虚诬

元史演义

蔡东藩◎著



内蒙古人民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元史演义 / 蔡东藩著. —呼和浩特:内蒙古人民出版社,
2008. 12
(蔡东藩历史演义)
ISBN 978-7-204-09807-1

I. 元… II. 蔡… III. 章回小说—中国—现代 IV.
I246. 4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8) 第 205739 号

蔡东藩历史演义

元史演义

蔡东藩 著

责任编辑 杨显文
封面设计 宋双成
出版发行 内蒙古人民出版社
地 址 呼和浩特市新城区新华大街祥泰大厦
印 刷 北京楠萍印刷有限公司
经 销 新华书店
开 本 720×1000 1/16
印 张 19
版 次 2009 年 1 月第 1 版
印 次 2009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204-09807-1/I·2099
定 价 19.00 元

如出现印装质量问题,请与我社联系。
联系电话:(0471)4971562 4971659

蔡東藩歷史演義·元史演義

目 錄

自 序	1
第 一 回 感白光孀姝成孕 劫红颜异儿得妻	2
第 二 回 拥众称尊创始立国 班师奏凯复庆生男	7
第 三 回 女丈夫执旗招叛众 小英雄逃难遇救星	12
第 四 回 追失马幸遇良朋 喜乘龙送归佳耦	17
第 五 回 合浦还珠三军奏凯 穹庐返幕各族投诚	21
第 六 回 帖木真独胜诸部 札木合复兴联军	26
第 七 回 报旧恨重遇丽姝 复前仇迭逢美妇	31
第 八 回 四杰赴援以德报怨 一夫拼命用少胜多	35
第 九 回 责汪罕潜师劫寨 杀脱里恃力兴兵	40
第 十 回 纳忽山屠主亡身 斡难河雄酋称帝	45
第十一回 西夏主献女乞和 蒙古军入关耀武	50
第十二回 拔中都分兵南略 立继嗣定议西征	55
第十三回 回首投荒窜死孤岛 雄师追寇穷极遐方	60
第十四回 见角端西域班师 破钦察归途丧将	66
第十五回 灭西夏庸主覆宗 遭大丧新君嗣统	71
第十六回 将帅迭亡乞盟城下 后妃被劫失守都中	75

第十七回	南北夹攻完颜赤族 东西遣将蒙古张威	81
第十八回	阿鲁思全境被兵 欧罗巴东方受敌	85
第十九回	姑妇临朝生暗衅 弟兄佐命立奇功	90
第二十回	勤南略赍志告终 据大位改元颁敕	96
第二十一回	守襄阳力屈五年 覆匡山功成一统	101
第二十二回	渔色徇财计臣致乱 表忠流血信国成仁	107
第二十三回	征日本全军尽没 讨安南两次无功	111
第二十四回	海都汗连兵构衅 乃颜王败走遭擒	116
第二十五回	明黜陟权奸伏法 慎战守老将骄兵	121
第二十六回	皇孙北返灵玺呈祥 母后西巡台臣匿奏	126
第二十七回	得良将北方靖寇 信贪臣南服丧师	131
第二十八回	蛮酋成擒妖妇骈戮 藩王入覲牝后通谋	136
第二十九回	诛奸慝怀宁嗣位 耽酒色璧幸盈朝	141
第三十回	承兄位诛逐奸邪 重儒臣规行科举	146
第三十一回	上弹章劾佞无功 信儉言立储背约	152
第三十二回	争位弄兵藩王两败 挟私报怨善类一空	156
第三十三回	隆孝养迭呈册宝 泄逆谋立正典刑	161
第三十四回	满恶贯奸相伏冥诛 进良言直臣邀主眷	166
第三十五回	集党羽显行弑逆 虐豪辟横肆奸淫	171
第三十六回	正刑戮众恶骈诛 纵奸盗百官抗议	176
第三十七回	众大臣联衔入奏 老平章嫉俗辞官	180
第三十八回	信佛法反促寿征 迎藩王入承大统	186
第三十九回	大明殿称尊颁敕 太平王弑敌建功	191

第四十回	入长城北军败溃 援大都爵帅驰归	196
第四十一回	倒刺沙奉宝出降 泰定后别州安置	201
第四十二回	四女酬庸同时厘降 二使劝进克日登基	206
第四十三回	中逆谋途次暴崩 得御宝驰回御极	210
第四十四回	怀妒谋毒死故后 立储君惊遇冤魂	215
第四十五回	平全滇诸将班师 避大内皇儿寄养	219
第四十六回	得新怀旧人面重逢 纳后为妃天伦志异	224
第四十七回	正官方廷臣会议 遵顾命皇侄承宗	229
第四十八回	迎嗣皇权相怀疑 遭冥谴太师病逝	233
第四十九回	履尊择配后族蒙恩 犯阙称兵豪宗覆祀	237
第五十回	辱谏官特权停科举 尊太后变例晋徽称	242
第五十一回	妨功害能淫威震主 竭忠报国大义灭亲	247
第五十二回	逐太后兼及孤儿 用贤相并征名士	252
第五十三回	宠女侍僭加后服 闻母教才罢弹章	257
第五十四回	治黄河石人开眼 聚红巾群盗扬镰	261
第五十五回	失军心河上弃师 逐盗魁徐州告捷	266
第五十六回	番僧授术天子宣淫 嬖侍擅权丞相受祸	271
第五十七回	朱元璋濠南起义 董抔霄河北捐躯	276
第五十八回	扫强虏志决身歼 弑故主行凶逞暴	281
第五十九回	阻内禅左相得罪 入大都逆臣伏诛	286
第六十回	群寇荡平明祖即位 顺帝出走元史告终	291

自序

古史之美且备者多矣，而元史独多缺憾，非史官之失职也，文献不足征耳。元起朔漠，本乏纪录，开国以后，即略有载籍，而语不雅驯，专属蒙文土语，搢绅先生难言之。逮世祖朝，始有实录，相沿至于宁宗，共十有三朝。然在世祖以前，仍多阙略，世祖以后，则往往详于记善，略于惩恶。史为国讳，无足怪也。元亡明兴，洪武二年，得元十三朝实录，命修元史，以李善长为监修，宋濂、王祿为总裁，二月开局，八月书成。惟顺帝一朝，史犹未备。又命儒士欧阳佑等，往北平采遗事，明年二月，重开史局，阅六月书成，颁行后，已有窃窃然滋议者。盖其时距元之亡，第阅二、三年，私家著述，鲜有所闻，无由裒合众说，核定异同，观徐一夔与王祿书，谓：“考史莫备于日历及起居注，元不置日历，不设起居注，惟中书时政科，遣一文学掾掌之，以事付史馆，即据以修实录，其于史事已多疏略。至顺帝一朝，且无实录可据，唯凭采访以足成之，恐事未必，核言未必，驯首尾未必贯穿”云云。然则《元史》之仓卒告成，不克完善，在徐氏已预知之矣。厥后商辂等续撰《纲目》，薛应旗复作《通鉴》，陈邦瞻又著《纪事本末》，体制不同，而所采事实，不出正史之外，其阙漏固犹昔也。他若《皇元圣武亲征录》，记太祖、太宗事，元秘史亦如之，语仍鄙俚，脱略亦多。《丙子平宋录》，记世祖事，《庚申外史》，记顺帝事，一斑之窥，无补全史。而《元朝名臣事略》，暨《元儒考略》等书，更无论已。自明迄今，又阅两朝，后人所作，可为《元史》之考证者，惟《蒙鞑备录》、《蒙古源流》及《元史译文证补》等书。《元史译文证补》，出自近年，系清侍郎洪钧所辑，谓从西书辗转译成，其足正《元史》之阙误者颇多，顾仅至定、宪二宗而止。《蒙鞑备录》及《蒙古源流》亦一秘史类耳。明、清二代多宿儒，容有钩隐索沉，独成善本，惜鄙人见闻局隘，未能一一尽窥也。本年春，以橐笔之暇，偶阅东西洋史籍译本，于蒙古西征时，较中史为详，且于四汗分封，及其存亡始末，亦足补中史之阙，倘所谓礼失求野者非耶？不揣谫陋，窃欲融合中西史籍，编成元代野乘以资参考。寻以材力未逮，戏成演义，计六十回。事皆有本，不敢臆造，语则从俗，不欲求深。而于元代先世及深宫轶事，外域异闻，凡正史之所已载者，酌量援引，或详或略，正史之所未载者，则旁征博采，多半演入，茶余酒后，取而阅之，非特足供消遣，抑亦藉广见闻，海内大雅，其毋笑我芜杂乎？是为序。中华民国九年一月古越蔡东帆（藩）自识于海上寓庐。

元史演义

第一回

【感白光孀姝成孕 劫红颜异儿得妻】



“成则为王，败则为寇”，无论古今中外，统是这般见解，这般称呼，这也是成败衡人的通例。（起语已涵盖一切。）惟我中国自黄帝以后，帝有五，王有三，历秦、汉、晋、南北朝及隋、唐、五季、南北宋，虽未尝一姓，毕竟是汉族相传，改姓不改族。其间或有戎狄蛮貊，入寇中原，然亦忽盛忽衰，自来自去，如獯鬻，如玁狁，如匈奴，不过侵略朔方，没有甚么猖獗。后来五胡、契丹、女真、铁骑南来，横行腹地，好算得威焰熏天，无人敢当，但终不能统一中国；几疑天限南北，地判华夷，中原全境，只有汉族可为君长，他族不能膺人的。谁知南宋告终，厓山尽覆，赵氏一块肉，淹入贝宫，赤胆忠心的陆秀夫、张世杰、文天祥，或溺死，或被杀，荡荡中原，竟被那蒙古大汗，囊括以去。一朝天子一朝臣，居然做了八十九年的中国皇帝，这真是有史以来的创局！有的说是天命，有的说是人事，小子也莫名其妙，只好就史论史，把蒙古兴亡的事实，演出一部元朝小说来。诸君细阅一周，自能辨明天命人事的关系了！（暗中注重人事，为现今国民下一针砭，是有点爱国之谈。）

且说蒙古源流，本为唐朝时候的室韦分部，向居中国北方，打猎为生，自成部落。嗣后与邻部构衅，屡战屡败，弄到全军覆没，只剩了男女数人，逃入山中。那山名叫阿儿格乃衮，层峦叠嶂，高可矗天，惟一径可通出入，中有平地一大方，土壤肥美，水草茂盛。（不亚桃源。）男女数人，遂借此居住，自相配偶，不到几年，生了好几个男女。有一男子名叫乞颜，生得膂力过人，所有毒虫猛兽，遇着他，无不应手立毙。他的后裔，独称繁盛。（有此大力，宜善生殖。）土人叫他作乞要特，“乞要”即“乞颜”的变音，特字便是统类的意义。种类既多，转嫌地狭，苦于旧径芜塞，日思开辟。为出山计，辗转觅得铁矿，洞穴深邃，大众伐木炽炭，篝火穴中，又宰了七十二牛，剖革为筒，吹风助火，渐渐的铁石尽熔，前此羊肠曲径，坍的坍，塌的塌，忽变作康庄大道，因此衢路遂辟。（不借五丁，竟辟蚕丛，蜀主不能专美于前。）

数十传后，出了一个朵奔巴延，（《元史》作托奔默尔根，《秘史》作朵奔蔑儿干。）尝随乃兄都蛙锁豁儿，出外游牧。一日到了不儿罕山，但见丛林夹道，古木参天，隐隐将大山笼住。都蛙锁豁儿，向朵奔巴延道：“兄弟！你看前面的大山，比咱们居住地，好歹如何？”朵奔巴延道：“这山好得多哩。咱们趁着闲暇，去逛一会子何如？”都蛙锁豁儿称善，遂携手同行，一重一重的走将进去。到了险峻陡峭的地方，不得已援着木，扳着藤，猱升而上，费了好些气力，竟至山巅。兄弟两人，拣了一块平坦的磐石，小坐片刻。四面瞭望，烟云缭绕，岫屿迴环，仿佛别有天地。俯视有两河萦带，



支流错杂，映着那山林景色，倍觉鲜妍。（好一幅画图。）

朵奔巴延看了许久，忽跃起道：“阿哥！这座大山的形势，好得很！好得很！咱们不如迁居此地，请阿哥酌夺！”说了数语，未闻回答，朵奔巴延不觉焦躁起来，复叫了数声哥哥，方闻得一语道：“你不要忙！待我看明再说！”

朵奔巴延道：“看甚么？”都蛙锁豁儿道：“你不见山下有一群行人么？”朵奔巴延道：“行人不行人，管他做甚！”都蛙锁豁儿道：“那行人里面，有一个好女儿！”朵奔巴延不待说毕，便说道：“哥哥痴了！莫非想那女子作妻室么？”都蛙锁豁儿道：“不是这般说，我已有妻，那女儿若未曾嫁人，我去与她说亲，配你可好么？”朵奔巴延道：“远远的恰有几个人影，如何辨别妍媸？”都蛙锁豁儿道：“你若不信，你自去看明！”朵奔巴延少年好色，闻着有美女子，便大着步跑至山下去了。

看官到此，未免有一疑问，都蛙锁豁儿见有好女，何故朵奔巴延独云见得不清？原来都蛙锁豁儿一目独明，能望至数里以外，所以部人叫他一只眼。他能见人所未见，所以命弟探验真实，自己亦慢步下来。

那时朵奔巴延，一口气跑到山下，果见前面来了一伙百姓，内有一辆黑车，坐着一位齐齐整整、袅袅婷婷的美人儿。（想是天仙来了。）不由的瞅了几眼，那美人似已觉着，也睁着秋波，对朵奔巴延睨了一睨。（象煞吊膀子，可想这美人身品。）朵奔巴延竟呆呆立住。等到美人已近面前，他尚目不转睛，一味的痴望。忽觉得背后被击一掌，方扭身转看，击掌的不是别人，就是那亲哥哥都蛙锁豁儿。他也不遑细问，复转身去看着美人，但听得背后朗声道：

“你敢是痴么！何不问她来历？”朵奔巴延经这一语，方把痴迷提醒，忙向前问道：“你们这等人，从哪里来的？”有一老者答道：“我等是豁里刺儿台蔑儿干一家。当初便是巴儿忽真地面的主人。”朵奔巴延道：“这年轻女子，是你何人？”那老者道：“是我外孙女儿。”朵奔巴延道：“她叫甚么名字？”那老者道：“我名巴尔忽歹蔑尔干。只生一个女儿，名巴儿忽真豁呵，嫁与豁里秃马敦的官人。”朵奔巴延听了这语，不觉长叹道：“晦气！晦气！”便



转身向都蛙锁豁儿道：“这事不成，咱们回去吧！”（活绘出少年性急。）

都蛙锁豁儿道：“你听得未曾清楚，为何便说不成？”朵奔巴延道：“他说的名字，什么巴儿豁儿，我恰记不得许多，只他女儿确曾嫁过了。”都蛙锁豁儿道：“瞎说！他说的是他女儿，并不是他外孙女儿！”朵奔巴延想了一想，才觉兄言果确。便道：“阿哥耳目聪明，还是请阿哥问他为是。”于是都蛙锁豁儿前行一步，与老者行了礼，问明底细，方知美人的名字，叫作阿兰郭斡。（旧作阿兰果火，《元史》作阿伦果斡，《秘史》作阿兰豁阿。）且由老者详述来历。因豁里秃马敦地面，禁捕貂鼠等物，所以投奔至此。都蛙锁豁儿道：“这山已有主人么？”那老者道：“这山的主人，叫作哂赤伯颜。”都蛙锁豁儿道：“这也罢，但不知你外孙女儿曾否字人？”老者答称尚未，都蛙锁豁儿便为弟求亲。老者约略问了姓氏家居，去对那外孙女儿说明。

这时候的朵奔巴延，眼睁睁望着美人儿，只望她立刻允许，谁知这美人偏低头无语。（故作反笔，妙。）寻由老者说了数语，那美人竟脸泛桃花，越觉娇艳，好一歇，（急杀朵奔巴延。）方蒙这美人点首。（蒙字妙。）朵奔巴延喜出望外，不待老者回报，急移步走至老者前，欲向老者行甥舅礼，不意被乃兄伸手拦住。朵奔巴延退了一二步，心中还恨着阿哥。嗣经老者与都蛙锁豁儿说明允意，才由都蛙锁豁儿叫过朵奔巴延，谒过老者。复订明迎婚日期，方分手告别。

朵奔巴延在途次语兄道：“他既肯把好女儿嫁我，为何今日不缴与我们，恰还要捱延日子？”（急急儿。）都蛙锁豁儿道：“你不是强盗，难道便抢劫不成！”朵奔巴延才噤口无言。

过了数天，都蛙锁豁儿检出鹿皮二张，豹皮二张，狐皮二张，鼠獭皮数张，装入车中，令朵奔巴延着了喜服，率着车辆仆役，至不儿罕山迎婚。自昼至夕，已将美人儿迎回，对天行过夫妇礼，拥入房帟。这一夜的欢娱，不消细述。嗣后一索得男，再索复得男，长子取名布儿古讷特，次子取名伯古讷特。（《元史》作布固合塔台及博克多萨勒，《蒙古源流》作伯勒格特依及伯袞德依。）两儿尚未长成，不意乃兄都蛙锁豁儿竟一病身亡。

都蛙锁豁儿生有四子，统是倔强得很，不把那朵奔巴延作亲叔叔般看待。朵奔巴延气愤填胸，带着一妻二子，至兄墓前哭了一场，便往不儿罕山居住。昼逐牲犬，夜对妻孥，倒也快活自由。老天无意做人美，偏偏过了数年，朵奔巴延受了感冒，竟尔卧床不起。临终时，与娇妻爱子，诀了永别，又把那善后事宜，嘱托连襟夫玛哈赉，一声长叹，奄然逝世了。（人人有此结果，何苦贪色贪财。）

朵奔巴延既死，那阿兰郭斡青年寡偶，寂寂家居，免不得独坐神伤，唏嘘终日。幸亏玛哈赉体心着意，时常来往，所有家事一切，尽由他代为筹办，所以阿兰郭斡尚没有什么苦况，做日和尚撞日钟，也觉得破涕为笑了。（寓意于微。）

转瞬一年，阿兰郭斡的肚腹，居然膨胀起来，俄而越胀越大，某夕，竟产下一男。

说也奇怪，所生男子，尚未断乳，阿兰郭斡腹胀如故，又复产了一男。旁人议论纷纷，那阿兰郭斡毫不在意，以生以养，与从前夫在时无异。偏这肚中又要作怪，膨胀十月，又举一男。临产时，祥光满室，觉有神异，乳儿啼声，亦异常人。阿兰郭斡很是欣慰，头生子名不衮哈搭吉，次生子名不固撒儿只，第三子名孛端察儿。蒙古人种，目睛多作栗黄色，独孛端察儿灰色目睛，甫越周年，即举止不凡，所以阿兰郭斡格外钟爱。

独古讷特两兄弟，年已长成，背地里很是不平，尝私语道：“我母无亲房兄弟，又无丈夫，为何生了这三个儿子？家内独有襟丈往来，莫不是他生的么？”说着时，被阿兰郭斡闻知，便叫二子一同入房，密语道：“你等道我无夫生子，必与他人有私情么？哪里知道三个儿子，是从天所生的！我自你父亡后，并没有什么坏心，惟每夜有黄白色人，从天窗隙处进来，将我腹屡次摩挲，把他的光明，透入我腹，因此怀着了孕，连生三男。看来这三子不是凡人，久后他们做了帝王，你两人才识得是天赐！”（欺人乎？欺己乎？）

古讷特两兄弟，彼此相觑，不出一词。阿兰郭斡复道：“你以为我捏谎么？我如不耐寡居，何妨再醮，乃作此暧昧情事！你若不信，试伺我数夕，自知真假！”古讷特兄弟应声而出。是夕，果见有白光闪入母寝，至黎明方出。于是古讷特兄弟也有些迷信起来。（我却不信。）

到了孛端察儿已越十龄，阿兰郭斡烹羊炆羔，斗酒自劳，一面令五子列坐待饮。酒半酣，便语五子道：“我已老了，不能与你等时常同饮，但你五人都是我一个肚皮里生的，将来须要和睦度日，幸勿争闹！”语至此，顾着孛端察儿道：“你去携五支箭来！”孛端察儿奉命而往，不一刻即将五支箭呈奉。阿兰郭斡即命余子起立，叫他各折一箭，五人应手而断。阿兰郭斡复令把五支箭簪，束在一处，更叫他们轮流折箭。五人按次轮着，统不能折。阿兰郭斡微笑道：“这就是单者易折，众则难摧的语意。”（《魏书·吐谷浑传》，其主阿豺曾有此语，不识阿兰郭斡何亦知此。）五子拱手听命。

又越数年，阿兰郭斡出外游玩，偶然受了风寒，遂致发寒发热。起初还可勉强支持，过了数日，已是困顿床褥，羸弱不堪。阿兰郭斡自知不起，叫五人齐至床侧，便道：“我也没有甚么嘱咐，但折箭的事情，你等须要切记，不可忘怀！”言讫，瞑目而逝。（想是神人召去。）

五子备办丧礼，将母尸敛葬毕，长子布儿古讷特，创议分析，把所有家资，作四股均派，只将孛端察儿一人搁起，分毫不给。孛端察儿道：“我也是母亲所生的，如何四兄统有家产，我独向隅！”布儿古讷特道：“你年尚少，没有分授家产资格。家中有一匹秃尾马，给你就是！你的饮食，由我四家担任。何如？”孛端察儿尚欲争论，偏那诸兄齐声赞同，料知彼众我寡，争亦无益。

勉强同住了数月，见哥嫂等都甚冷淡，不由得懊恼道：“我这里长住做甚么？我不如自去寻生，死也可，活也可！”（颇有丈夫气。）遂把秃尾马牵出，腾身上马，负着

弓矢，挟着刀剑，顺了斡难河流，扬长而去。

到了巴尔图鄂拉，（鄂拉，蒙古语，山也。）望见草木畅茂，山环水绕，倒也是个幽静的地方。他便下了骑，将秃尾马拴在树旁。探怀取刀，顺手斩除草木，用木作架，披草作瓦，费了一昼夜工夫，竟筑起一间草舍。腰间幸带有干粮，随便充饥。次日出外瞭望，遥见有一只黄鹰，攫着野鹜，任情吞噬。他眉头一皱，计上心来，就拔了几根马尾，结成一条绳子，随手作圈，静悄悄的蹑至黄鹰背后；巧值黄鹰昂起头来，他顺手放绳，把鹰头圈住，牵至手中，捧住黄鹰道：“我孑身无依，得了你，好与我做个伙伴，我取些野物养你，你也取些野物养我，可好么？”黄鹰似解他的语言，垂首听命。李端察儿遂携鹰归来，见山麓有一狼，含住野物，踉跄奔趋。他就从背后取出短箭，拈弓搭着，嗖的一声，将狼射倒。随取了死狼，并将狼吃残的野物，一并挟着，返至草舍。一面用薪煨狼，聊当粮食，一面将狼吃残的野物，爇给黄鹰。这黄鹰儿恰也驯顺，一爇数日，竟与李端察儿相依如友。有时飞至野外，搏取食物，即啣给李端察儿。李端察儿欣慰非常，与黄鹰生熟分食。

转瞬间已过残冬。到了春间，野鹜齐来，多被黄鹰搏住，每日可数十翼，吃不胜吃，往往挂在树上，由他干腊。只有时思饮马乳，一时无从置办。李端察儿登高遥望，见山后有一丛民居，差不多有数十家，便徒步前行。径造该处乞奶浆，该处的人民，起初不肯，嗣经李端察儿与他熟商，愿以野物相易，因得邀他应允。自是无日不至该地，只两造名姓，彼此未悉。

适同母兄不衮哈搭吉忆念幼弟，前来寻觅。先至该地探问，居民说有此人，惜未识姓氏住址。不衮哈搭吉尚在盘诘，不期有一伟少年，臂着鹰，跨着马，得得而至。那居民哗然道：“来了，来了！”不衮哈搭吉回首一望，那少年不是别人，便是幼弟李端察儿。当下两人大喜，握手相见，各叙别后情形。不衮哈搭吉劝弟回家，李端察儿先辞后允，遂与不衮哈搭吉返至草舍，约略收拾，即日起行。自此该地无李端察儿踪迹。

谁知过了数日，该地有一怀妊妇人正在河中汲水，忽见李端察儿带了壮士数名，急行而来，妇人阻住道：“你莫非又来吃马奶么？”李端察儿道：“不是，我邀你到我家去。”妇人道：“邀我去做什么？”正诘问间，不防李端察儿伸出两手，竟将她抱了过去，那时连忙叫喊，已是不及。（奇兀得很。）小子尝吟成一诗道：

天道非真善者昌，胡儿得志便猖狂；
强权世界由来久，盗贼居然育帝王！

未知这妇人性命如何？且看下回分解。



本回为全书弁冕，叙述蒙古源流，为有元之所自始，按《元史·太祖本纪》，载阿朮果斡（即阿兰郭斡）事，谓其夫亡寡居，夜寝帐中，梦白光自天窗入，化为金色神人，来趋卧榻，惊觉遂有娠。产一子名孛端察儿。《源流》谓梦一伟男与之共寝，久之生三子。《秘史》谓黄白色人，将肚皮摩挲。是姑勿论，惟史家于帝王肇兴，必述其祖宗之瑞应。姜嫄履敏，刘媪梦神，真耶幻耶？未足尽信。本书即人论人，就事叙事，言外寓意，不即不离，至描摹朵奔巴延，暨孛端察儿处，尤觉得一片天真，口吻俱肖。庸庸者多厚福，意者其或然欤！末后一结，免起鹤落，益令人匪夷所思。

元史演义

第 二 回

【拥众称尊创始立国 班师奏凯复庆生男】

却说孛端察儿抱住该妇，疾行而归。该地居民，闻有暴客，竟来趋视，不意强人蜂拥到来，各执着明晃晃的刀仗，大声呐喊，动者斩，不动者免死。居民见这情形，都错愕不知所为。有几个眼快脚长，转身逃走，被那强人大步赶上，刀剑齐下，统变作身首两分。大众格外恟惧，只好遵令不动。强人遂把他们一一反剪，复将该民家产牲畜，劫掠殆尽，方带了人物，一概回寨。

看官到此，几不辨强徒何来，待小子一一交代。原来孛端察儿随兄归去时，途次语兄道：“人身有头，衣裳有领，无头不成人，无领不成衣。”（奇语。）不衮哈搭吉茫然莫辨，待孛端察儿念了好几遍，方诘问道：“你念什么咒语？”孛端察儿答道：“我说的不是咒语，乃是目前的好计。”不衮哈搭吉续问底细，孛端察儿道：“哥哥你到过的地方，虽有一丛百姓，恰无头领管束，若把他子女财产，统去掳来，那时有妻妾，有奴隶，有财宝，岂不是快活一生么！”（确是盗贼思想。）不衮哈搭吉道：“你说亦是，待回去与弟兄商量。”

孛端察儿非常高兴，与阿哥急趋到家。既入门，见了布儿古讷特等人，不但忘却前仇，便提议抢劫的事情。布儿古讷特素性嗜利，连忙称善。顿时兴起家甲，命孛端察儿做头哨，不衮哈搭吉及不固撒儿只做二哨，自己与同父弟伯古讷特做后哨，陆续前进。孛端察儿趋入该地，先将一孕妇抢劫归来；至不衮哈搭吉兄弟，暨布儿古讷特兄弟扫尽民居，返入寨中。检点手下从人，不缺一名，只少了孛端察儿。当下问明妻女，方知孛端察儿早已驰归，与抱住的妇人，入帐取乐去了。

布儿古讷特道：“且暂由他，现在是发落该民要紧。”当下命家役牵入俘虏，问他愿充仆役否。该民被他威吓，统已神疲骨软，只好唯唯听命。布儿古讷特便命放绑，



令他散住帐外，静候号令。该民含泪趋出。复将抢来的家产牲畜，安置停当。

是时李端察儿方慢慢的踱将出来。（大约是疲倦了。）布儿古纳特道：“你好！你好！青天白日，便做那鸳鸯勾当！”李端察儿道：“哥哥等都有嫂子，难道为弟的不能纳妇？”布儿古纳特正思回答，忽见一妇人徐步至前，红颜半晕，绿鬓微松，只腹间稍稍隆起，未免有些困顿情状。布儿古纳特道：“好一个妇人，不愧做我弟妇！”言下便问她名氏，那妇人便喘吁吁的答道：（喘吁吁三字，摹绘最佳。）“我叫作勃端哈屯，是札儿赤兀人氏。”说着时，已由李端察儿叫她拜见诸兄，妇人勉强行过了礼，即返入后帐。

布儿古纳特道：“你有这个美妇，我等没有，奈何！”李端察儿道：“俘虏中也有几个好妇女，何不叫她入侍？”布儿古纳特道：“不错！”便与兄弟四人，出了帐，拣了几名美人儿，带回侍寝。胡俗妇女，本没有甚么名节，况经他威胁势迫，哪里还敢抗拒，只好由他拥抱寻欢。可见世人不能独立，做了他族的奴隶，男为人役，女为人妾，是万万不能逃避的！（暮鼓晨钟，请大众听着。）

这且休表。且说李端察儿的妻室，怀孕满月，生下一子，名札只刺歹。（《源流》作斡齐尔台。）旋由李端察儿所产，再生一男，名巴阿里歹。两男生后，那妇人华色已衰，李端察儿又从他处娶了一妇，复把那陪嫁来的女佣，据为己妾。（任情纵欲，有何道德。）后妻生子合必赤，妾生子沾兀列歹，合必赤子名土敦迈宁。（《秘史》作蔑年土敦。）土敦迈宁生子甚多，约有八九人。（《元史》谓八子，《译文》证补谓九子。）嗣是滋生日蕃，氏族愈众。五传至哈不勒，拓土开疆，威势颇盛，各族推他为蒙古部长，称名哈不勒汗。

是时金邦全盛，併有辽地，复兴兵南下，据三镇，（中山、太原、河间三镇。）入两河，直捣宋都，掳徽、钦二帝，且迫宋高宗至杭州，一意前进，不暇后顾。哈不勒汗乘这机会，拥众称尊，隐隐有雄长朔方的意思。金主晟闻他英名，遣使宣召，命他人朝。哈不勒汗遂带着壮士数名，乘了骏马，趋入金京。谒见毕，金主晟见他状貌魁梧，颇加敬礼。每赐宴，饬臣下殷勤款待。哈不勒汗恐饮食中毒，尝托词沐浴，离席至他处，呕吐食物，乃复入席。因此百觥不醉，八簋无余。金人多豪饮善啖，非常诧异。

一日在殿上筵宴。哈不勒汗连飞数十觞，遂有醉意，不觉酒兴大发，手舞足蹈起来。舞蹈才罢，复大着步直至帝座，捋金主须。（不脱野蛮旧习。）那时廷臣都欲来杀哈不勒汗的呼叱声、剑佩声，杂沓一堂，都欲来杀哈不勒汗。和颜悦色道：“你且去入席，不要上来！”哈不勒汗方才知过，惶恐谢罪。金主复谕道：“这是小小失仪，不足为罪。”当下赐他帛数端，马数匹，令即返辔。哈不勒汗称谢而出，便扬鞭就道，直回故寨。无如金邦的大臣，统说哈不勒汗怀有歹意，此时不除，必为后患。金主初欲怀柔远人，厚赠遣归，嗣被廷臣怂恿，众口一词，也未免有些怀疑，遂遣将士兼程前进，追还哈不勒汗。哪知哈不勒汗已有戒心，早风驰电掣的回到寨中。待至金使到来，他

却抗颜对使道：“你国是堂堂的大国，你主是堂堂的君长，昨日遣我归，今又令我去，出尔返尔，是何道理！这等叫做乱命，我不便依从！”（这言颇有至理。）金将见他辞意强横，只好快快而归。

不数日，金使又到，适值哈不勒汗出猎未返，他妇翁吉拉特氏，率众欢迎，把自居的新帐，让金使暂住。至哈不勒汗归来，闻着这事，便语他妻室及部众道：“金使到此，定是又来召我，欲除我以绝后患，我与他不能两立，有他无我，有我无他；为今日计，不如将他杀却，先泄我忿！”部众不答，哈不勒汗道：“你等莫非怀有异心么？你若若不助我杀金使，我当先杀你等！”言毕，怒发直竖，须眉戟张，部众忙称“遵命”。哈不勒汗遂一马当先，驰入帐中，手起刀落，把金使砍为两段。金使的侍从，出来抗拒，被部众一同赶上，杀得一个不留。（先下手为强。）

这消息传达金廷，金主大怒，遣万户胡沙虎率兵往讨。胡沙虎本是个没用的家伙，一入蒙古境内，不谙道里，不知兵法，只是一味的乱撞。那哈不勒汗很是能耐，率部众避伏山中，坚壁不出。胡沙虎往来蒙地，不见一人，日久粮尽，只好勒兵回国。不意出了蒙境，那蒙兵却漫山遍野的追来。看官，你想这时的胡沙虎还有心恋战么？当时你逃我窜，被蒙古兵大杀一阵。可怜血流山谷，尸积道途，胡沙虎勒马先逃，还算保全首领。（金人出手就是献丑，已为金亡元兴张本。）哈不勒汗得此大胜，遂仇视金邦，益发秣马厉兵，专待金兵再到，与他厮杀。会金主晟谢世，从孙亶嗣位，因从叔挾懒专权，与叔父兀术密谋，诱杀挾懒。挾懒遗族，逃往漠北，至哈不勒汗处乞师复仇。哈不勒汗有隙可乘，自然应允。嗣是连寇金边，把西平、河北二十七团寨，陆续攻取。金主亶闻边疆被侵，遂与南宋议和，催归将士，专顾北防。（螳螂捕蝉，不知黄雀已在其后。）其时金邦的百战能臣，要算皇叔兀术。自南归国，奉了主命，出征蒙古，满望马到成功，谁知大小数十战，迁移一二年，犹是胜负未分，相持莫决。（语所谓强弩之末，不能穿鲁缟者，兀术是也。）兀术恐师老财匮，致蹈胡沙虎覆辙，遂决计议和；把西平、河北二十七团寨，尽行割与，又每岁给他牛羊若干头，米豆若干斛；并册哈不勒为蒙兀国王，方得罢兵修好。这是宋高宗绍兴十七年间的事情。（有史可考，乃编年以清眉目。）

哈不勒汗生有七子，到年老病危时，偏叫他从弟俺巴该进来，奉承国统，又嘱诸子敬奉从叔，不得违命。诸子一律遵嘱，哈不勒汗才瞑目去世了。

俺巴该嗣立后，国势如旧。会哈不勒汗的妻弟，名叫赛因特斤，偶罹疾病，往邻近塔塔儿部，聘一巫者疗治，日久无效，竟至歿世。家众因巫者无灵，将他斩首。塔塔儿人不肯干休，遂兴兵复仇。哈不勒汗七子，闻母族被兵，立率部众往援。两下酣斗起来，哈不勒汗第六子合丹，（《秘史》作合答安。）骁健善战，手持长枪一杆，所向无前。塔塔儿酋木秃儿不及防备，竟被合丹刺于马下。幸部众奋力抢救，方得暂保性命。医治一载，才得痊愈，再发兵进攻，鏖战两次，丝毫不能取胜。到着末的一战，

塔塔儿部大败，木秃儿仍死于合丹手下。

塔塔儿人阴图雪愤，阳为乞和，一味甘言重币，来哄这俺巴该。俺巴该信以为真，竟与塔塔儿结亲，愿将爱女嫁与该部嗣酋，（仇人之子，招为女婿，俺巴该也太不小心。）自己送女成礼，到了塔塔儿部，不防伏兵四起，将父女一概掳去。哈不勒汗长子斡勤巴儿哈合，闻俺巴该被抢，忙至塔塔儿部索还，并责他无礼。塔塔儿部不由分说，复将斡勤巴儿哈合拘住，一并送与金邦。

金人正怀宿忿，将俺巴该钉住木驴背上，令他辗转惨毙。俺巴该令从人布勒格赤，告金主道：“你不能以武力获我，徒借他人手下置我死地；又用这般惨刑，我死，我的子侄很多，必来复仇。”金主大怒，把斡勤巴儿哈合亦加死刑，并纵布勒格赤使还，令他归告族众，速即倾国前来，决一雌雄。

布勒格赤归国，会议复仇，立哈不勒第四子忽都刺哈为汗，合寨齐起，攻入金界。金人杀他不过，高垒固守。忽都刺哈汗屡攻不克，方大掠而归。蒙俗以尚武为本旨，忽都刺哈汗勇武绝伦，力能折人为两截，每食能尽一羊，声大如洪钟，每唱蒙兀歌，隔七岭犹闻彼声，因此嗣位数年，威名益振。他于子侄辈中，独爱也速该，（《元史》作伊苏克依。）尝谓此儿英武，不亚自己，遂有传统的意思。

也速该父名把儿坛把阿秃儿，系哈不勒汗次子，忽都刺哈汗仲兄。把儿坛生四男，长名蒙格秃乞颜，次名捏坤太石，三子即也速该，最幼的名答里台斡勒赤斤。也速该少有力，善骑射，能弯七石弓，也是个杀人不眨眼的魔星。他平时尝在斡滩河畔游猎，所得禽兽，比他人多。到年将弱冠时，想得个美貌妇女作为配偶，无如部落中少有丽姝，所以因循迁延。

一日，又往斡滩河放鹰，遇着一男骑马，一妇乘车，从河曲行来。那妇人生得秋水为眉，芙蓉为骨，映人也速该眼中，确是生平罕见。（冶容诲淫。）他即迎上前道：“你等是何方的人民？来此做甚？”那男子道：“我是蔑里吉部人，（《元史》称蔑里吉为默尔吉斯。）名叫客赤列都。”也速该复指着妇人道：“这是你何人？”那男子道：“这是我的妻室。”也速该怀着鬼胎，便撒谎道：“我有话与你细说，你且少待，我去去就来。”那男子正要问他缘故，他已三脚两步似飞的去。

不一刻，遥见也速该率着壮士两人，疾奔而来。那男子不觉心慌，忙语妇人道：“他有三人同来，未知吉凶若何？”妇人远远一瞧，也觉得着急起来，便道：“我看那三人的颜色，好生不善，恐要害你性命。你快走去！你若有性命呵，似我这般妇女很多哩，将来再娶一个，就唤做我的名字便是。”说罢，就脱下衣衫，与男子做个纪念。那男子方才接着。也速该三人已到，男子拨马就走。也速该令弟守着妇人，自与仲兄捏坤太石赶这男子，跑过七个山头，那男子已去远了。

也速该偕兄同返，牵住妇人的乘车，令兄先行，飨弟后随。那妇人带哭带语道：“我的丈夫向来家居，不曾受着什么惊慌。如今被你等逐走，扒山过岭，何等艰难。你